

B A I L I U
CHENGSHUANG

白鹭成双

著

春日宴

——白鹭成双——

男人真是不能宠
一宠就扶摇
直上九万里

继

《美景未迟》系列后

白鹭成双

再掀古言甜宠
新高度

高冷紫阳君一夕变身傲娇小公
怀玉在线提问：

夫君又帅又有才

除了无限宠爱

还有其他的操作方法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春
日
宴

白鹭成双◎著

BAILUCHENGSHUANG

美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日宴 / 白鹭成双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518-1839-1

I. ①春…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0413号

春日宴

白鹭成双 著

出品 大周互娱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韩星
项目总监 冯娟
特约编辑 蔚小冉
封面设计 小乔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酥米唐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303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839-1
定价 34.8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冤家路窄	001
第二章	虎落平阳	030
第三章	红鸾星动	062
第四章	婚事初定	100
第五章	生死未卜	140
第六章	冲冠一怒	180
第七章	洞房花烛	223
第八章	金屋藏娇	263
第九章	生莫敢忘	287

“这满街的白幡是做什么？喏，官老爷都系白腰带？”

“你是几日没出门了，连这都不知道？护国长公主薨了啊，举国齐丧呢！”

“护国长公主？你是说丹阳公主？她死了不是好事吗？该敲锣打鼓庆祝才是啊。”

“嘘……这话若被官差听见，可要抓你坐牢的。”

茶肆里的人三三两两一桌，看着外头漫天的纸钱，议论纷纷。

要说这丹阳公主，那可是北魏朝廷十二年的老蛀虫，令举朝上下闻风丧胆的大祸害。分明是个女儿家，却不顾廉耻地在府里养了几十个面首，勾搭朝臣，调戏权贵，玩弄权术，陷害忠良。

其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民不聊生。其恶行斑斑，罪状之多，罄竹难书。

如果要给丹阳公主写个传记，那朝中定然会有很多官员跳出来加笔，字斟句酌地用最刻薄的话将这位公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她永世不得超生！

不过善恶有报，这位嚣张多年的长公主，终于在大兴八年，因为“谋杀重臣”被囚飞云宫，更是在新皇亲政的这一天，“病”死在了自己的府

邸，七窍流血，死状极惨。

官府像模像样地发丧，百姓们却是暗自觉得痛快。

恶有恶报啊！死得好！

在一片痛快地叫好声中，雪白的纸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有的被风一卷，在空中打了个转儿，飞到了官道旁边的一所官邸门前，翻飞之间，飘过朱漆的牌匾。

白府。

府里西院的厢房里，有人翻了个身，手不经意扫落了床边放着一个药碗。

“啪！”

一声脆响，李怀玉猛然惊醒，心跳如擂鼓，出了一身冷汗。她睁开眼撑着身子坐起来，抑制不住地大口喘气，睫毛也颤抖得厉害，半晌才六神归位。

又做噩梦了。

伸手揉了揉眉心，她侧头，目之所及是一间简陋的厢房，各处摆设都陈旧而廉价，光从斑驳的雕花窗外透进来，映照出空气里四落的灰尘，像雾一样朦胧。

皱眉盯着那些灰尘看了一会儿，怀玉有点儿茫然。

门突然“吱呀”一声被推开，有个端着水盆的丫鬟跨进门来，一看见她就喜道：“小姐，你终于醒了！”

这是白府四小姐的贴身丫鬟灵秀，怀玉了解过她，但她现在不能露馅，只能捂着脑袋，痛苦地呻吟一声。

灵秀紧张极了，立马上来拉着她的手，关切地问：“头还疼吗？您这回是撞着池底的石头了，大夫说是会疼上些时候。”

嘴里嘟囔两声，怀玉抬眼，指着自己的鼻尖问她：“你说的小姐，是我？”

灵秀点头，不解地看着她问道：“当然是您啊小姐，您不认得奴婢了？”

怀玉状似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摇头。

“哎呀！”灵秀急了，“奴婢再让大夫来看看，别是伤着脑子，又不

记得事了！”

说完，灵秀提着裙子就跑了出去。

怀玉坐在床上，心想，怎么可能不记得事呢？她什么都记得，记得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也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三月二十七日，她在飞云宫里，饮下了御赐的鹤顶红，嘴里大口大口吐着血，狼狈地趴在软榻上。

软榻前有一群人跪着，红着眼哽咽着朝她磕头，齐声喊：“殿下——”

这两个字像笛子吹空的呜咽，幽幽地在大堂里回响了几声，夹杂着隐忍的哭声，听得人心里发酸。

之后她就闭上了眼，陷入了黑暗里。

照理说她应该是死了，如那一群人的意，惨死在飞云宫，以平民愤。但很可惜，她金蝉脱壳，再世为人了。

起身下床，怀玉看见了一方妆台，慢慢地走过去坐下。

镜子里的人跟以前的她只余三分相似，气质也完全不同。昔日的长公主飞扬跋扈，眼角眉梢都是凌厉，傲气凌人，像一把锋利的刀。而如今，她这个“白四小姐”却是洗去浓妆，只剩细眉软眼，眼波潋潋，一头乌发如云，更衬得一张脸只有巴掌大，柔柔弱弱的。

就算是她的皇弟站在她面前，也未必认得如今这个她。

自嘲地笑了一声，李怀玉出门，抓了个下人问：“今日年月几何？”

那个下人一看是她，不耐烦地道：“今儿个是大兴八年，四月初四。”说完便甩开她，大步走了。

四月初四？怀玉长长的睫毛颤了颤。

她自个儿的头七到了，想必外头正在出殡。

站在原地沉思片刻，李怀玉决定出去看看。她丹阳长公主生平做尽旁人不敢为之事，那这一遭，自然也要开创“看自己出殡”的先河，以供后人瞻仰！

又自嘲地扯了扯嘴角，她提起裙摆，麻溜地出了大院，一路避开人跑过月门回廊，找到最外头的院墙。看看左右无人，她踩着墙边堆着的杂物就往上爬。

针线刺绣她不会，但是爬墙打鸟这些事情，她可是比谁都熟悉，尽管这院墙高了些，怀玉还是很潇洒地攀上了瓦檐，纵身一跃——

然后砰的一声砸落在地！

“啊！”李怀玉痛呼一声，半天都没能爬起来。

失算了，要是以前，翻墙这种小事肯定是不在话下，但她现在身子虚弱得很，竟然直接摔下来了，真是丢人现眼。

不过好在她摔倒的地方还不错，比青石砖的地软点儿，不至于磕伤，只是嘴唇被牙齿给磕破了，她用舌尖探了探，一股子铁锈味儿。

“嘶——”真疼！

还不等她爬起来，身旁寒光一闪，杀气一瞬而至：“什么人？！”

李怀玉吓了一跳，侧头一看，竟然是个一身玄衣的护卫，横眉看着她，刀锋凛凛。

至于吗？她就是翻个墙而已，又不是行刺谁，这么激动干什么？

突然她身下柔软的土地动了动。

察觉到了不对劲，李怀玉眨眨眼，缓缓低头看过去。

一个穿着青珀色织锦软云服的人被她压在了身下，玉冠依旧端正，神色也从容不乱，一双染墨似的眼眸睨着她，像黑龙破浪。他那有些泛白的唇上染了一抹艳丽的红，如雪上绽花。

看第一眼，怀玉有点儿惊叹，这人真是世间难得的好颜色啊，姿容既好，神情亦佳。

然而再看第二眼，怀玉便认出了这张脸。

这……这人……

“还不起来？”他冷冷地道。

听见这熟悉的声音，怀玉的脸色从震惊到铁青，跨坐在他身上，不但没起，反而有想用力压死他的想法。

真是冤家路窄啊，江玄瑾！

漫天的纸钱飘落下来，李怀玉随手捏住一张，低头看着身下这人，心

里恨意滔天。

世人都说，丹阳公主是因为“谋杀重臣”被新帝怪罪，进而丧命的。然而李怀玉自己清楚她是怎么死的。

她是被这紫阳君江玄瑾害死的！

大兴八年三月二十七，宜丧葬的好日子，江玄瑾目光平静地奉上鹤顶红，声音里佛香缭绕。

“恭送殿下。”他说。

怀玉穿着她最爱的瑶池牡丹宫装，端坐在如意合欢榻上，大方地接过了毒药，一饮而尽。

“君上一定要长命百岁啊。”她笑。

这是她对他说最后一句话，不是柔情缱绻，而是带着要化为厉鬼报仇的不甘，一字一字从牙缝里挤出去的。她一边说一边在心里发誓，只要还有机会，她一定要让江玄瑾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现在，她竟然当真又遇见他了。

将拳头捏得指节泛白，怀玉低头看着身下这人，下意识地就伸手上去，放在了他的咽喉间。五指微张，只要用力收拢，就能掐他个姹紫嫣红！

然而，旁边的护卫乘虚刀法比她的想法还快，一刀横在她喉间，怒喝道：“你干什么？！”

身体微微一顿，怀玉猛然惊醒。

身下的人一双墨眸安静地看着她，完全没有要反抗的意思。不是因为反抗不过，而是以她现在这样子，压根对他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她的手已经放在了他的脖颈上，这动作危险得很，旁边的乘虚已经沉了脸，似乎只要她再动一下，他的刀就先抹了她的脖子！

情况不太妙。

眼珠子一转，怀玉立马放柔了表情，尖锐的五爪转瞬变成柔软小手，顺着这人的脖颈往胸口一摸，眨巴着眼道：“这位公子，真是好生俊俏啊。”

“……”

江玄瑾原本冷静的表情，被她这不知廉耻地一摸，摸裂了。

眉峰拢起，眼里也有了厉色，他撑地起身，毫不怜惜地将身上的人给摔了下去。

“啊呀！”怀玉落地，滚了两滚，差点儿撞着后头的墙。

“公子好凶啊！”委屈地爬起来，她捏着嗓子道，“对娇滴滴的女儿家，哪能这样粗鲁！”

就这不知廉耻的模样，还娇滴滴的女儿家？江玄瑾听得直摇头，拂袖挥落衣袍上的纸钱，皱眉看着她，目光触及她的面容，却是微微一愣。

怀玉假笑着回视他，心里的波澜却是一时难平。才一醒来就能撞见杀了自己的人，这也算一种缘分。只是可惜，她现在完全没有报仇的机会和能力。

冲动乃莽夫所为，智取才是上计，来日方长。怀玉很想得开，拍拍裙子上的灰，大方地道：“要是别人，我可不会善罢甘休，但看公子这般风姿动人，就算了吧。”

说罢，怀玉还朝他挥了挥手道：“后会有期啊。”

分明是她从天而降砸着他，这话说得怎么倒像是她原谅他的过错一般？江玄瑾听得有点儿茫然，甚至低头思量了一番自己错在何处。

他还没思量出个结果，面前的人就“嗖”的一声往前跑了。

“你站住！”他皱眉道。

李怀玉当然不会站住，不仅没站住，还跑得更快，三步并做两步，直接挤进了官道边的人群中。

她是出来看自己的棺椁的，哪有那么多精力跟杀不了的仇人纠缠？

送葬的军队从宫里出来了，官道两边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怀玉挤到前头的时候，运棺椁的车刚好从前头经过。

高高的八驹梨木车，上头一方楠木棺椁泛着幽暗的光。白绸挽成的花结在棺椁四周飘飞，棺椁前头的两侧，白色的丧灯晃来晃去，上头写着大大的两个字——

丹阳。

“咚——”前头运着的丧鼎响了一声，一把纸钱被高高扬上天，又翻飞着四散落下来。

四周的百姓都觉得晦气，嘴里一连儿地“呸”着，将纸钱拂开，怀玉

却站着没动，任由一张纸钱盖了自己的眉眼。一片嘈杂声中，她恍然又听见了怀颂的声音：

“皇姐，司马丞相不是你杀的对不对？朕知道，你不可能杀他！”

“是我如何，不是我又如何？”

“天理昭昭，总有正邪对错。是你，朕不会姑息；不是你，朕则必定护你！”

护她吗？李怀玉回神，低笑出声。

这朝堂中事，从来没有怀颂想的那么简单。瞧瞧，她信了他一次，就被人陷害至死，多惨痛的教训啊！

只是不知道，她这一死，怀颂到底有没有想明白，能不能将李家的天下继续撑住？

她怔愣着出神，身边的百姓却是揣着袖子议论纷纷：

“瞧这阵仗，竟然比司马丞相出殡的排场大。”

“呸！排场大有什么用？司马丞相死的时候万民跪送，你看看这长公主有什么？大家可都嗑瓜子看戏呢！”

“可惜了那上好的金丝楠木，何其无辜要葬这个肮脏畜生！”

“司马丞相在天之灵也该安息了，害死他的人终于遭了报应！”

听着耳边的骂声，李怀玉就着纸钱抹了把脸，佯装愤怒地跟着骂一句：“是啊，报应！”

旁边的百姓看了看她，纷纷赞赏道：“这位姑娘看来也是心怀正义之人。”

“想必也被丹阳公主迫害过吧。”

“没错！”李怀玉重重点头道，“她夺我自由毁我名声，害我殚精竭虑劳累八年，实在可恶至极！”

这么惨？百姓们看她的目光顿时充满了同情。

李怀玉也有点儿同情自己。

八年一场荒唐梦，赢得身后薄幸名啊。不过流芳只得百世，遗臭却能万年，这样一想，嘿！她不算亏！

咧嘴挤出个笑来，怀玉目送那棺槨从她面前过去，还是忍不住伸手，朝它挥了挥。

辛苦你啦，丹阳。

丧灯被风吹得打了个圈儿，“丹阳”二字来回晃悠，像是也在朝她挥手一般。

怀玉红了眼，转身就想走。

然而，就在此时，远处人群骚动，惊叫声若平地春雷般炸响——“快闪开！闪开！”

几团巨大的稻草被点燃，烧成烈焰高涨的火球，倏地就从官道旁边的屋檐上滚落下来，朝送葬军队中央的棺椁方向压去。

“着火啦——”

顿时，尖叫声四起，官道两边的百姓慌忙躲避，那些个火团子一路直滚，引燃路上翻飞的纸钱，火势顿时蔓延开来。

送葬的护卫队慌了，前头不少人拔了刀，中间的护灵人纷纷捏着刀鞘去挡那火球，然而四周都是纸钱，火势凶猛，挡无可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棺椁上的白绸也烧了起来。

“救火，快救火！”

方才还井然有序的送葬队伍，顷刻间乱成了一团。李怀玉在旁边愣愣地看着，等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后，不禁哑然失笑。

她这是多不招人待见啊？竟然连出殡都不得安生，不是说死者为大吗？那些个人是连这规矩都不顾了？

“嗖嗖嗖——”

像是印证她这想法似的，滚落火球的屋檐后头瞬间就蹿出了一大群蒙面人，个个持刀，身手极快，如蝗虫过田般扑向她的棺椁。

“护灵！”虎贲中郎将大喝一声，一时间官道上所有武将统统刀剑出鞘，迎上这一群不速之客。

然而他们这措手不及的，哪里抵得住人家有备而来？蒙面那一群人分作三队，两队一前一后将棺椁前后的护卫切开厮杀，中间一队带了铁锹，竟直接冲上八驹梨木车，手脚极快地撬开她的棺椁。

“咔！”

怀玉听见了这沉闷的一声响，看着面前那些近乎疯狂的蒙面人，她想笑，却扯不动嘴角。

是了，她活着的时候得罪了那么多人，人家哪里会让她安安稳稳地下葬？定要将她的尸体拖出来，五马分尸才好！

说来也惨，她堂堂长公主，活着的时候就没听过几句好话，死了也不得安宁。就连那送葬的虎贲中郎将，心里怕也是盼着她下场凄凉的，这不，连拦都没使劲拦，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棺盖被一群人缓缓抬起来。

看着那高高扬起的棺盖，李怀玉的喉咙有些发紧，目光扫过那一群表情麻木的护卫，拳头用力捏紧，又无奈地松开。

罢了，罪有应得嘛！天下人都觉得她该是这种下场，那她就该是这种下场，还有什么不平的呢？

深吸一口气，她扭过头，不忍再看。

然而，这一扭头，面前竟然有一袭青珀色的衣袍凌然而过。衣角被风扯得翻飞，上头绣着的水纹像是活了一般泛成涟漪，晃花了她的眼。

李怀玉一愣，顺着这抹影子看过去。

那头情绪激动的蒙面人正举着她的棺盖要往街上扔，倏地却觉得手上一重，一股猛力袭来，抵挡不及，竟是松了手。

“砰”的一声，棺盖重重落回原处，震起几片香灰。

众人愕然，呆愣地抬头，却见棺椁上头落下一人，青珀色的袍子翻飞，身姿潇潇，瞧着像个翩翩贵公子。可这公子气势大得很，定足踩在棺盖上，那棺盖便沉如泰山，再难撬动。

他信手拂开烧着的纸钱，站稳收袖，眼神凌厉地斥了一声：“放肆！”

满街的嘈杂声，竟被他这一声呵斥给压了下来。身边二十多个蒙面人仰头看着他，好半天才想起要继续动手。

“让开！”离他最近的一个蒙面人盯着他，又是惊讶又是气愤地道，“别挡着我们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他冷笑一声，侧头道：“扰人棺木乃失德大罪。”

“扰人棺木是大罪，可这里头装的是个畜生！”那人恨声道，“江玄瑾，你也知道她罪孽有多深重，为何要拦咱们？！”

江玄瑾眉梢微动，伸手扯了棺椁上烧着的白绸，横着一甩便将后头两个蠢蠢欲动的蒙面人给打下了车。旁边还有人要爬上来，他侧眼，足尖一

提便将旁边的一柄大刀踢飞。

“锵——”刀锋凛凛，劈裂青石立柱，刀身颤抖不止，发出阵阵嗡鸣。

欲爬车的人惊恐地看着，没敢动了。

领头的人当真恼了，横刀指着他怒道：“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江玄瑾目光平静地看着他，缓缓开口，声若击玉：“不管什么酒，你若有什么本事让我吃，那便来试试。”

送葬的长队被横切成三段，前后两截都被蒙面人堵着，支援不到中间棺椁这一截。旁边火光冲天，面对人多势众的局面，李怀玉实在想不明白江玄瑾哪里来的底气说这种话。

他身边只有一个乘虚而已啊！

蒙面的领头的人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嗤笑道：“你一个世家公子，学了几年拳脚功夫，就想以一当百了？既然你非要护着这畜生，那就别怪咱们不客气了。上！”

最后一个字是朝旁边喊的，一众蒙面人听了命令，立马毫不犹豫地齐齐往棺椁上冲。

李怀玉很是担忧地皱起了眉。

别误会，她是不可能担心江玄瑾的，只是这打斗在她的棺椁旁边进行的话，棺木得被打坏吧？金丝楠木很难得，坏了都不好换的，今日可是个下葬的好日子，要是错过了，影响她以后的运势怎么办？

看了看那群蒙面人的衣着，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深色布衣，怀玉灵机一动，打散发髻随手一缩，撕了衣角就把脸蒙住，猫着腰混进人群里。

江玄瑾已经在与人缠斗，对面喇的一刀横砍过来，他翻身跃下了棺椁，干净利落地撂倒两个人，然后夺了把长剑，与乘虚配合着杀出一块儿立足之地。

周围那么多人，过了十几招，竟没人能让他见血。

蒙面领头的人愕然地看着包围圈里那青珀色的身影，又气又敬畏道：“君上，你是个好人的，做什么非要来蹚这浑水？！”

“国有国法，礼有礼规。”剑尖划破一人的膝盖，江玄瑾回答他，“丹阳已经伏法，你们这种行为，是在与朝廷作对。”

“她死了就够了吗？”领头人怒道，“平陵君何其无辜，被这女人

害得死无全尸！张内侍好歹也是侍奉先帝的忠奴，被她让人从前殿拖到宫门口，凌迟至死！她把持朝政，置瘟疫七县百姓于不顾，视天下苍生为蝼蚁！这样的人，不五马分尸，何以慰藉天上英灵！”

看他一眼，江玄瑾神色微动，像是被说服了。

领头人大喜，连忙朝他走近一步道：“君上也是国之栋梁，丹阳公主还是您亲手送的毒酒，您……”

他想说，您应该也是恨她的吧？

然而这话还没说出来，一把长剑就如游蛇一般，飞快地横到了他的咽喉间。

“让他们退了吧。”江玄瑾淡淡地道，“再缠斗下去，你们也只是被包围的下场。有我在，你们动不了这棺槨。”

“你！”领头人脸色铁青道，“你这是是非不分！”

是非？江玄瑾看他一眼，道：“我分得比你清楚。”

冷笑一声，领头人任由他挟持自己，怒喝道：“大家上！先把那棺给拆了，别管我！”

“是！”旁边的人应了，分五人围住江玄瑾和乘虚，其余的人跑去另一侧，举起铁锹就要砸棺。

江玄瑾神色一紧，收手就想去拦。

然而，旁边的领头人像是早算准了他的动作，翻手抽出掌心的匕首，扭曲着一张脸吼道：“既然你要护着这畜生，那就一起去死吧！”

“君上小心！”

杀气凌然而至，江玄瑾回头，已经是来不及躲避。

电光火石之间，人群里却突然蹿出来一个人，手持一根不知哪里捡来的木头，快狠准地砸上了领头人的后脑。

“砰！”一声闷响，那人的匕首停在了江玄瑾后腰前一寸，身子晃了晃，踉跄两下，不敢相信地回头看向身后。

江玄瑾微微一愣，也跟着抬头，就看见一个身材娇小的蒙面人瞪着一双杏眼看着领头人，见他不倒，立马又快速地补了一棒子。

咚的一声，领头人终于不支倒地。

李怀玉有点儿恨铁不成钢地踹了他一脚，太没出息了，出手怎么这么

慢呢？她一直没急着动手，就想着能一石二鸟，结果这人手短动作又笨，江玄瑾都侧身避开要害了，他就算刺中也杀不了他。

那还不如她来送个人情了。

“你……”江玄瑾疑惑地看着她，正想开口问话，那头砸棺的铁锹却是已经落下去了。

瞳孔一缩，怀玉反应极快，操起木棒猛地一扔，打落了其中一把铁锹，然而其余的就没办法了。

“快去拦着呀！”她推了一把江玄瑾。

被她推得踉跄两步，江玄瑾来不及多想别的，撑着棺椁越身过去，与那边砸棺的蒙面人继续纠缠。

“君上！”前头带队的虎贲中郎将终于冲破了堵截，带着人支援过来。一看江玄瑾被包围了，吓得脸色发白，连忙喊，“快救君上！”

怀玉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心想，也亏得江玄瑾功夫不错，以他们这种救人的速度，真换个本事不够的人来，棺材就又得多一副。

眼瞧着形势逆转了，这群蒙面人也不傻，立马扛起他们的领头人，边战边退。

“哎哎，他们要溜，堵住前头那巷子口！”怀玉喊了一嗓子。

江玄瑾侧头看她，总算是认出了声音：“是你。”

一把扯了面巾，怀玉笑咪咪地朝他挥了挥手道：“这么快又遇见了，咱们还真是有缘啊。”

想起这女人方才那毫无规矩的举止，江玄瑾皱了眉。

他可不觉得这是什么缘分，反而觉得面前这人古里古怪的，看他的眼神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说是恨，可她分明笑咪咪的，但要说欣赏爱慕之类的，那也绝对不像。

而且她这张脸，真的像极了一个人……

不等他想明白，面前突然就跪下来个人。

“君上恕罪！”虎贲中郎将颤颤巍巍地道，“卑职疏于防范，护灵不力，还连累君上犯险……”

江玄瑾回过神，看着他道：“用不着向我告罪，此事圣上自会有论断。”

一听这话，中郎将冷汗直冒：“君上……”

“我只是路过，还有别的事要做，这里就交给你了。”他拂袖，抹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重新捏好，带着乘虚就要走。

“等等。”怀玉隔着棺椁喊他，“那些人都跑了！你们不派人追吗？”

江玄瑾看她一眼，没回答，继续往前走。他身后的乘虚却是收了刀走到她身边来，拱手道：“这位姑娘，我家主子请您旁边茶楼一叙。”

怀玉很惊讶，看看江玄瑾的背影又看看他，问道：“你家主子都没开口，你怎么知道他要跟我说话？”

乘虚抿唇：“这是主子的意思。”

什么时候传达的意思啊，她怎么没听见？李怀玉觉得很惊奇，想了想，还是提着裙子跟上。

官道上一片狼藉，火渐渐被扑灭了，贼人最后还是无人去追，轻松地消失在了京都各处。

怀玉跟着乘虚上了二楼，进了一间颇为雅静的厢房。

江玄瑾伸手捏着茶壶正在倒茶，听见动静，头也没抬地问：“你想干什么？”

李怀玉吓了一跳，一瞬间觉得自己几乎不能呼吸。

他认出她来了？

“又是在我进宫的路上堵，又是出手相助，若说你没别的企图，未免说不过去。”将倒好的茶放在她的面前，江玄瑾抬眼看她说道，“不妨开门见山。”

听见这话，怀玉明白过来了。他没认出她，只是觉得她居心叵测而已。

心里大大地松了口气，她笑出了声，一甩衣袍坐在他对面，端着茶杯毫不客气地灌了两口，抹了抹嘴道：“今日之事，其实大多是巧合。”

“巧合？”江玄瑾似笑非笑，慢条斯理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放在鼻尖轻嗅，一双眼里墨色流转，静静地盯着她，显然不信这说辞。

李怀玉被他盯得浑身发麻，眼珠子转了转，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要骗你当真不容易，那我说实话吧。”